

旧参

K 258, 2

W D X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再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三版

黎元洪

模範軍人偉像

民國罪人

名人題序

▲要目▼

大總統曹仲珊先生

直魯豫巡閱使吳子玉先生

直魯豫巡閱副使王承斌先生

陸軍檢閱使馮煥章先生

蘇皖贛巡閱使齊撫萬先生

福建軍務幫辦王永泉先生

黎元洪肖像

日本明治大學教授金井吉三郎先生序

衆議院議長吳道伯先生序

江蘇省議會議長徐果人先生題

前教育次長袁觀瀾先生題

何海鳴將軍題

書中詳記黎元洪十五大罪狀及罪案五十

餘則細目詳內

湖北王維大著

上海正義報社印贈

-8.2

旧参
K 258.2
W D X

天津市人民图书馆
藏书图记

黎元洪
黎元洪
目次

總論黎元洪	王大罪狀	一
怙勢荒淫		五
謀害同志		七
出身之卑劣		九
漫無軍事	職	〇
黎氏之		一
軍士妄殺滿人		二
收買輿論之一斑		三
劉家廟之	取	四
不知兵賊	大局	四
漢陽失守時之徬徨無計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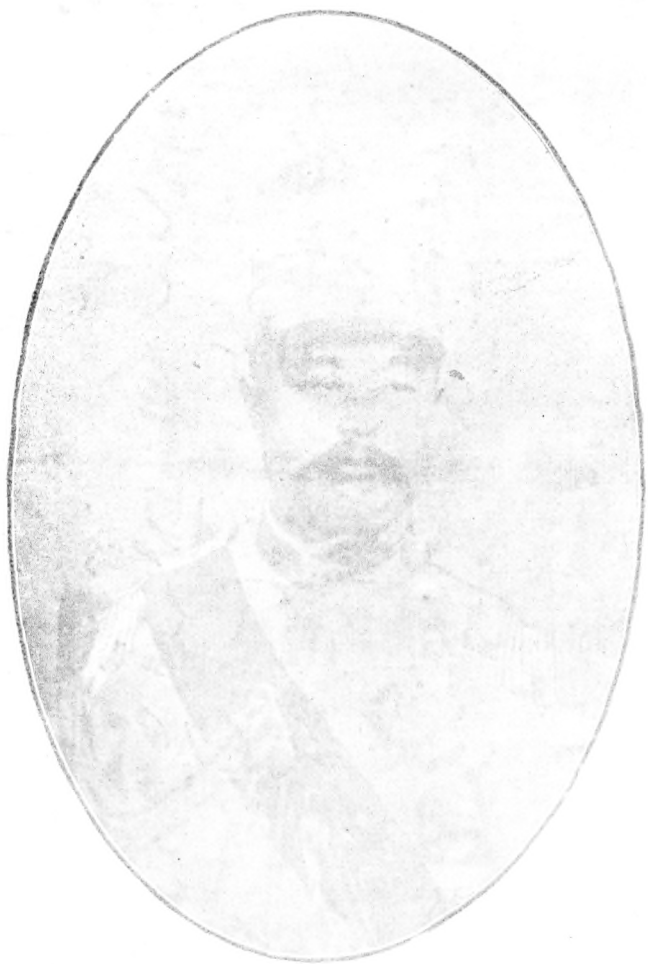
民國罪人黎元洪 目次

計遣孫武之陰謀·····	一六
何海鳴 <small>後</small> 遭格殺·····	一七
信用好 <small>初</small> 程漢卿·····	一八
翫法徇私有辱國體·····	一九
累及無辜·····	一九
蔽護不 <small>叩</small> 長·····	二〇
檢廳受 <small>叩</small> 界事之不滿·····	二一
效忠袁氏·····	二二
兵士強奸幼女·····	二三
袁世凱之酬庸·····	二三
慫恿袁 <small>叩</small> 呈請復辟·····	二四
荒逸怠惰·····	二五
譖章太 <small>叩</small> 文妖·····	二五

世襲副總統之妄想	二六
賚賜武義親王	二七
領銜勸進	二七
蔡松坡拂袖出京	二八
甘爲袁氏說項	二九
有志未逮	三〇
良心發現	三〇
優禮帝制派	三一
懷公家之概	三一
賊去捕賊	三一
釀禍復辟	三三
欲以政權歸諸滿清	三三
逃入法國使館	三四

租界不准衛兵	三四
私資建銅像	三五
復職之威風	三六
儼然領總統制之野心	三六
荒逸無度	三七
深處白宮	三七
第二次走出之原因	三八
運動在滬組織政府	三九
舟到淞口之失望	三九
激賞坤令	四〇
結論	四一

人 罪 國 民



像 肖 洪 元 黎

為惡之多 行星比數

流毒之遠 海名俱去

長島內 寢爾皮

休搏五大民族之國光

雲峰外史誌



禹 鼎 温 犀

老希濤題

奇煉保賤

海鳴



序一

日本金井吉三郎時年七十有二

曩歲余任明治大學教授時與中國學生王大雄君善見其眉宇間颯颯露英爽氣課罷恆携手遊郊原與談中國史王君每有搔首問天拔劍斫地之概知其蓄有大志也後君畢業歸國遂勞燕分飛漸致音問隔絕去歲余因事來華王君已得友人明告因於舟抵滬埠時君已俟於江干驟見之下彼此幾不甚相識蓋余已白髮盈顛而君亦于思滿頰矣後應其招入酒家爲余洗塵乃暢談別後情況知君豪情逸興不減當年徒以奔走革命事業垂十年餘其心彌苦其節彌堅許以官官不屑投以金金却之其清節高標大非恆人所能企及而年來復注力於新聞事業秉筆直書不避權要發

民國罪人黎元洪 序一

二

至誠之輿論作當局之針衡其富有責任心要亦愛國心磅
礪而成之者歟今復有此書之作余佩之樂爲之序



序二

先哲有言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其所謂妖孽者非必疫癘兇奸魑魅魍魎也今日天下之患莫甚於人妖戴道德之面具作陰險之行爲蠱人心害國家滅道德毒後世鉗人之口而不得言捫人之舌而不得伸充其量欲私天下爲己有俾得永久保守其富貴利祿至億萬子孫而不替者斯何人非黎元洪乎夫黎氏以陰賊險狠之才擴倒行逆施之策忠義見斥宵小盈廷竊位數年貽誤不淺及其終也以出走了之嗚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王大雄先生黎元洪之作意在斯乎雖然黎氏去矣而黎氏逞動之心無時或已日者方逍遙瀟上猶欲作困獸之鬥今有此書出揭其陰謀破其夢想其

將何以自處者乎故王子此作謂爲大禹鼎可謂爲照妖鏡
亦無不可時在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吳景濂拜序



自序

嗚呼鳥類之有鷹鷂獸類之有豺豹魚類之有鯨鱷亦猶人類之有僉壬專以陰賊險狠之手段戕伐同類是皆秉天地乖戾之氣而成雖能橫行當世蒙蔽一時然多行不義禍必及之豈不見圖窮七首乎故獵人出而鷹鷂死陷阱設而豺豹擒漁網張而鯨鱷投凡此暴物卒遭櫛割可知僉壬雖橫終難逃法網也嗚呼世之效鷹鷂豺豹鯨鱷專以殘賊同類爲能事者可以鑒矣乃者中華不幸有僉壬黎元洪者竊國數年甘冒不韙以殘同類夫人爲萬物之靈理當愛護同羣今反效鷹鷂豺豹鯨鱷之所爲殘暴以逞是可忍孰不可忍也雖然積惡旣衆不戢自焚今放逐去矣著者不爲甘棠去

民國罪人黎元洪 自序

二

思之辭而繼禹鼎鑄奸之作悲夫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王大雄書於正義報社



民國
罪人
黎元洪

湖北王大雄著

總論

黎元洪十五大罪狀

滿清失政。辱國喪權。海內賢豪。羣謀革命。鄂軍首義。各省景從。兵不崇朝。共和肇建。方趾圓顛。歡然望治。然十二年中。變亂相尋。迄無甯日。農不能耕。商不能賈。行旅罹匪盜之劫。城市有兵變之虞。萬姓流離。神州板蕩。共和幸福。有如是乎。推原禍始。實黎元洪一人所造成也。黎氏貌似謹愿。性實陰殘。戴道德之假面具。不知者多爲所惑。入其彀中。著者籍居鄂省。曾共馳驅。虎口餘生。知之較稔。懼正義之淪亡。痛邦家之顛覆。用將黎氏僥倖之陰謀。誤國之罪狀。撰著成書。俾我同胞。一明真象。辛亥之役。鄂中同志。藍君天蔚等。共組日知會。謀推清政。黎氏適任混成

協統領。派兵搜捕劉敬菴朱松坪諸烈士。非刑瘦死。李亞東胡瑛等。禁錮犴狴。迨至光復。始克出險。八月十九日事起。欲逃不得。避匿牀下。孫君武。吳君兆麟。指派徐君壽林。鄺君杰。金君兆龍。強曳之出。責以大義。舉爲都督。以資統率。清軍南下。血戰漢陽。黎又避往洪山。希圖逃遁。非諸同仁力持於內。諸烈士肉搏於外。恐今日黃龍旗幟。尙飄蕩於通衢也。國事旣定。黎氏被選副座。坐鎮鄂疆。首倡官吏迴避本省。破壞自治罪之一也。寵用唐宗寅。授以湖北都督小印。凡拘捕之人。朝賂以金錢。夕脫於繯綫。有錢者生。無錢者死。銅臭薰天。草菅人命罪之二也。中山與黃君克強。手造共和。黎氏深忌之。與饒漢祥密謀。欲并除之。俾起義功首。一網而盡。幸黃君洞燭其奸。未爲所算。忌刻陰險罪之三也。張振武。方維。有罪與否。自有裁判。黎氏以毗睚之怨。派其入都。密電項城。就地誅戮。謀殺同志罪之四也。蔣君璽武。昔同患難。奔走四方。黎氏忌其才略。電致兩廣。蔣君遂殉國於粵西。寃殺功

首罪之五也。癸丑之役。黎氏密捕甯調元。甯君爲三湘名士。祇以黨見不同。遽罹槍決。剪除時彥罪之六也。蔡濟民。季雨霖。高尚志等。受黎密令。獨立荆襄。黎又獻媚政府。盡洩其謀。致蔡季高等。駢死梓鄉。設阱傾陷罪之七也。舊日起義部佐。爲黎解散。釋甲歸田。水旱頻年。謀生無計。聞黎踐位。典質入都。冀黎念往昔之情。稍加援手。不謂唐宗寅胡英初等。乘黎意旨。概拒不見。故多人流落無歸。甘蹈死地。臥於火車軌道。軋死者有之。在津蹈海者有之。縊死北京會館者有之。最可慘者。麻城于氏父子。夫妻四人。并命於西直門外。殘毒苛狠罪之八也。國會爲立國基本。黎甫當國。即下令解散。蠲視約法。動搖國本罪之九也。復辟首領。電召入都。致釀民六之難。昏庸誤國罪之十也。河間繼位。名正言順。黎在津門。百方破壞。合肥對德絕交之事。幾爲所誤。媚外辱國罪十一也。直奉戰起。乘時攫位。任用金永炎。饒漢祥。唐宗寅。胡英初等。各方播弄。使爲鷓蚌之爭。永無謀和之望。舞弊殘民罪

十二也。白宮深處。幾等迷樓。以總統之威。迫脅良婦。同人等不敢明言。亦不忍明言。嗚呼。生者含羞於一世。死者抱恨於九泉。怙勢荒淫罪十三也。起義傷兵。年有撫恤。載在明令。崇義報功。黎氏兩登高位。盡忘前情。延止不發。致鐵血殘生。流爲乞丐。不仁不義罪十四也。辛亥漢陽告警。蘇良斌等。受黎急令。派赴金陵。偷非南京得手。民國之大事去矣。蘇等橫遭慘死。未正首邱。黎氏棄舊若遺。概置不問。致遺族輾轉於溝壑。忘功背義罪十五也。得踞高位。安富尊榮。受人民付托之重。養之隆。應如何砥礪廉隅。以贖前愆。乃希圖戀位。解釋任期。貪婪無厭。庇護關吏。掀動政潮。弄巧成拙。及至無術維持。乃行三十六著之上策。陷首都于紊亂。致國本于飄搖。騰笑友邦。猶堪痛恨。其所有政策。無一開誠。如任中山爲兵工督辦。以爲統一妙策。必欲以黎元洪三字支配孫中山。如此謀和。豈非兒戲。試問於理可行乎。中山肯受乎。被逼赴津。恬不知恥。信用反覆無常之金永炎。陰謀狡猾之饒

漢祥。不知大勢甘爲鷹犬之唐宗寅。胡英初等濫發命令。仍襲尊稱。不知己身在位。早已滿期。法律事實。均無此等辦法。竊號自娛。已屬可鄙。又任段合肥爲討逆軍總司令。合肥元老。軍界前輩。平時百方牽掣之。急時以令驅使之。必欲以黎元洪三字命令段芝泉。豈非笑話。試問于理可行乎。合肥肯受乎。國事如斯。已成累卵。黃花崗上。毅魄吞聲。陽夏江頭。英魂茹恨。吾鄂不幸。產此妖魔。禹貢神州。陰霾慘淡。試向梓鄉回望。血淚交縈。哀吟墓道。半爲烈士。遺黎痛哭唐衢。盡是傷兵舊侶。逝者悲若敖之餒。生者蒙乞食之羞。殘賊黎氏。人道全無。著者自解軍符。魚鹽謀食。旣傷故友之家族。更恨夫已之陰殘。爰暴其惡。俾共知聞。趁此羽翼未豐之日。當遍率三楚同袍。向黎氏清理舊賬。質問棄絕同志之理由。在陸乘騎。居海泛舟。無論黎氏匿居何處。誓不與之共戴日月矣。

● 怙勢荒淫

民國罪人黎元洪

老而不死之黎元洪。年逾花甲矣。然其荒淫無度之獸慾。未嘗稍減於少年時代。姬妾成行。奚止金釵十二。猶不足饜其慾性。常微服爲大腹賈。作挾邪遊。八大胡同間。時時見其踪跡。惹草拈花。引以爲樂。嗚呼。飽暖思淫。乃庸人之行徑耳。不圖以元首之尊。不自珍惜其萬幾之軀。爲國民謀福利。爲國家爭存亡。徒以有限之精神。供無窮之肉慾。宜其百事叢脞。畏葸不敢行。坐致國日以困。民日以窮也。而猶有痛心疾首。慘不忍聞之荒淫事蹟。當爲國人告。黎氏兼有周郎癖。每出。非留連於北里。卽躑躅于劇場。一日。與其戚串張某。至真光大戲院觀劇。見鄰座包廂中婦女數輩。均作時裝。中有衣繡衣者。尤冠儕輩。明眉善睐。剛屆妙齡。黎氏獵豔所及。驚爲豔絕。耽視久之。不覺神爲之奪。旋顧張某曰。個女郎風姿不俗。如得一度魂消者。三生有幸矣。張某固善于趨迎者。即應之曰。是何難。特不識羅敷有夫否。容我調查之。越三日。張某返報曰。春風有主矣。奈何。黎聞而色沮。張續言曰。容

徐圖之。又越三日。覆命曰。人之恆情。未有不喜富且貴也。女子之心理。更未有不喜養尊處優也。今許乃夫以官爵。許之子以財帛。則事無不諧矣。黎色然喜。急令招彼夫婦來。而介張某以說項。未幾。夫婦果到。頓首請益。張某先告其夫。許以重利。其夫係耿介者。直唾其面。張某氣惕。以語黎。黎氏曰。言既出矣。不成徒損威名。殺之可耳。乃親執其妻而語之曰。我有錦繡。我有珠玉。從我所言。惟爾所欲。抑或不從。徒自取辱。其妻抗聲曰。身出禮義之鄉。夙受家庭之教。白圭之玷。常凜於懷。身可殺。頭可斷。此節不可變也。并吐罵之。黎氏大怒。合并殺之。嗟乎。喪心病狂。一至於此。黎氏之肉。其足食乎。其他如坤伶倡妓。無所不歡。種種穢行。更不足污我筆墨矣。

●謀害同志

嗟乎。我書至此。不覺淚涔涔下也。蓋曾共患難。奔走國事之朱兄松坪。不幸而被

黎氏之非刑瘦死也。今墓木拱矣。而黎氏猶思竊據高位。九京有知。能無雪涕耶。當辛亥之役。著者與鄂中同志藍君天蔚等組織日知會。謀推清政。黎氏適任混成協統領。派兵搜捕劉敬菴等。松坪同罹於厄。旋竟非刑瘦死獄中。李亞東胡瑛等禁錮經年。銖索郎當。如臨巨寇。迨至光復。始克出險。後復忌孫中山黃克強諸公。以其手造共和。有功民國也。與饒漢祥密謀。欲并除之。俾起義功首。一網打盡。幸黃公等洞燭其奸。相率遠引。未爲所算。夫嘗攷諸曆代。專制魔王之對於功臣義士。生前既多所褒獎。死後復備授誥封。其所以獎借羣賢。即所以爲國家培元氣。乃黎元洪忍心利害。一至於此。卽張振武方維之有罪與否。自有法律之制裁。黎氏以毗睚之怨。派其人都。密電項城。就地誅戮。其他如蔣君翼武。昔同患難。奔走四方。黎氏忌其才。電致兩廣。蔣君遂殉國於粵西。癸丑之役。黎氏密捕寧調元。寧君爲三湘名士。徒以黨見不同。遽罹槍決。嗟嗟。濟濟英才。盡遭荼毒。痛心事也。

●出身之卑污

黎元洪湖北黃陂人也。家世微賤。先代無傳人。生性頑劣。不諳翰墨。會清季銳意變法。勅設北洋水師學堂。以冀造就人才。惟時風氣未開。簪纓貴胄。多不屑降身就學。乃黎氏瑩子一身。本無倚依。遂投入肄業。顧庸陋無所知。但能善窺人意。時督辦張之洞爲其所惑。妄許可造。頻加賞拔。充任飛鯨軍艦正炮目。後甲午敗走金陵。張復任爲統領。更碌碌無建樹。嗣張氏死。清廷委瑞徵繼之。抵任後。就從前營制。一律改編。任黎爲旅長。黎乃以其平昔所媚張者。轉以媚瑞。奴顏膝婢。舐痔吮癰。夫瑞本滿人。謂黎氏果有種族思想者。而肯如是乎。厥後瑞徵部下將士。時有升擢。而黎氏依然。因極銜恨。久欲思逞。適有進言於瑞督者。瑞督因擬斥之。黎氏且夕徬徨。無以爲計。就商於諮議局長湯化龍君。服地哀號。不肯起。湯乃曉以大義。黎又恐蹈徐錫麟之覆轍。畏葸不敢行。龍氏真知灼見。告以瑞督庸懦無能。

不妨毅然一試。黎氏知退難圖存。進或可望。又得饒漢祥之慫恿。故迫不獲已。而有八月十八日武昌起事之舉。及其成功。要亦滿清氣數告終。彼會逢其適。得所憑藉。遂成斯志耳。

●漫無軍事學識

張之洞之丫姑爺張彪。爲鄂省提督。其自強軍五千人。由彪統轄。委黎爲各營教練官。然黎絕無軍事學識者。故指揮時部下軍人。都不從其命令。會有法國陸軍少尉名羅勃爾者。來華遊曆。至鄂謁見張之洞。請於張。欲參觀軍隊。張許之。及閱畢。雖怪其無紀律。然亦未便置可否。是日張彪設讌享羅勃爾。遍招各級軍官列坐。黎亦與焉。羅勃爾雖法人。以數至中國。操華語極嫻熟。席間知黎爲教練官。與縱談軍事學說。黎固漫無經驗者。箝口結舌。不知所對。羅乃嗤之以鼻。噫。貽笑鄰邦。辱及國體。可慨也已。

●黎氏之賣友

張彪固一卑瑣齷齪之流也。然於黎氏則極忱扶助。初瑞徵督鄂。下車時循例所屬文武印委各員。必須赴轅謁見。惟瑞生平最懼學校出身。恐其挾有革命黨之根性也。先閱張彪履歷畢。自語曰。還好。汝隨張相爺多年。更由行伍發跡。嗜們相信。你沒有甚麼異志。及閱黎手卷。未及半頁。卽摘除眼鏡。默視黎良久。作嚴厲之語曰。汝係北洋水師學生出身麼。嗜狠有些懷疑。嗜聞得學堂中慣出革命黨。而且你又有兵權在手。嗜總是不放心。黎崩角俯地。力辯無異志。瑞又詢張彪曰。你可知他的爲人麼。縱然他不做革命黨。他部下兵丁們。保不住盡是安分之輩。彪答湖北兵士。向受軍事教育。只知捍衛國家。不知他謀。極力爲黎剖陳。瑞始釋然錄用。故彪之遇黎獨厚。而黎則處處用其嫉惡。其後張彪失職。居於武昌城內。黎偵知張妻丫夫人。有隱君子癖。每日須吸陳膏二兩。因喉禁烟局調查員。率警察

造其廬。執丫夫人到局。令着綠布衣帽。三五警察拘押遊行街市。地保隨之行。手敲銅鑼。曉諭大衆。藉以示辱。曾不稍留體面。落阱下石。可以見其刻薄矣。

●軍士妄殺滿人

志士運動革命。原爲滿人壓迫過甚之反動力。及起義後。革命巨子孫武劉公張振武張翊武等。羣以五族一家相號召。乃黎氏部下兵士。向無軍人教育。惟知興漢滅滿。竟遍搜在鄂服官滿人。無分老幼男婦。悉數殺之。而黎氏忍令作惡。不加告誡。伯仁之死。黎氏固不得除其咎也。

●收買輿論之一斑

當光復之初。武漢間有大漢報者。固黎氏出資創辦者也。初有胡石菴者。薄有才名。不修行檢。賣文漢上。博得酬金。以資自給。起義之翌日。胡即組織大漢報。以投時好。顧胡寒士。且有煙癖。阮囊羞澀。常事也。當大漢報出版。先時胡奏得十千文。

以四千給大成印刷公司爲工資。其餘六千購油光紙三令。折裁爲二。憑杜撰之辨聞。發刊一紙。售銅元二枚。不料發行之晨。購報者遂爲之塞。剎那間。六千錢之紙罄矣。胡即以售報之錢。購紙再印。如是者五六次。竟銷行約二萬份以上。明日又倍之。胡弗能兼顧。遂聘二三友人。爲編輯校對。專司其事。已則爲總經理矣。嗣後擴充篇幅。乃至武昌見黎。黎知其爲無氣節之文士。可以利用。立許之。予以五千元。胡遂得購辦印機鉛字。及一應什物。其後并予以常川津貼。有以見黎氏收買輿論之一斑矣。

●劉家廟之戰敗

有張景良者。詭詐多端。素爲張彪信任。本充二十九標二營管帶。時武昌起事後。張彪命景良爲表贊同。黎固庸暗者。深信不疑。令其仍領舊職。以禦北軍。有告黎者曰。景良向隸張彪部下。今茲投誠僞耳。孰意黎剛愎自用。不爲所動。且畀以重

任。及與滿師戰於劉家廟。義兵將佔優勝。景良忽吝子彈不發。致民軍敗績。噫黎氏既無知人之明。又不拜納嘉言。致民軍重遭挫折。誠不得爲黎氏恕也。

●不知兵貽誤大局

武昌起義後之第五日。清軍兩鎮。已抵灞口以上。統將爲滿人蔭昌。素以知兵名於世者。當日兩軍正式開始決戰。由晌午戰至申刻。清軍勢漸不支。遂大敗。退回黃陂。明日民軍馳往該地。清軍戰又弗利。如是者五日。敵皆敗績。各將領及一般商民。皆色然喜。其後黎又招募新軍。濫竽充數。令赴前敵。乃此輩既未受軍事教育。又初次與戰。毫無經驗。比兩軍對陣。不諳射擊術。甚有開鎗誤戕己軍。致自殘同類。烏有不挫辱者。漸至轉勝爲敗。爲清軍奪回漢口。是蓋以黎氏不知兵。致貽誤大局也。

●漢陽失守時之徬徨無計

陽夏兩軍開始構戰。馮國璋之大本營駐紮後湖馬路。假水塔爲瞭望台。燃五生的巨砲。遙擊漢陽龜山。龜山亦以砲還之。始則互有勝負。繼則民軍勢漸不支。敵兵節節逼進。直抵襄河。布水爲陣。黃興率湘軍全隊。列於對岸抵禦。血戰七晝夜。北兵不能渡河而南。馮知僅恃兵力。非惟徒傷生命。亦且需延時日。因遣間諜易裝潛入漢陽。出重金運動軍隊。使之內變。俾己軍可乘虛而入。未幾。其計果成。致有十月七日之捷。先是黃守漢陽。所部爲湘鄂兩軍。黃以湘軍有戰鬪能力。遂重之。而輕視鄂軍。每出陣。必令湘軍前驅。鄂軍不過備輸送鎰重。及器械而已。於是鄂軍啣黃且及湘軍。適馮之間諜至。鄂軍利其金。乃允爲內應。十月六號之夕。南北又激戰。鄂軍一方面爲嚮導。潛引清師渡河。進攷龜山之北。黃以精銳之師。悉在前敵。急飛檄調回。前鋒湘軍正欲拔隊。鄂軍舉鎗實彈。斷其歸路。湘軍知有變。倒戈相向。奮鬥一小時。鄂軍將潰敗。時馮兵扼據對河。急張番布爲橋。果冒險而

渡。夾攻湘軍。湘軍逃去。死於炮火。及投於水者。弗可勝計。黃知大事已去。以炸彈炸毀兵工廠。率敗殘軍士入武昌。見黎。黎驟聞之下。呼號大哭。無以爲計。殊不知兵家勝敗之常。深恐爲清廷所執。甚欲以鎗自擊。後經人力勸乃止。亦可見其不智矣。

●計遣孫武之陰謀

走卒莽夫。三五爲朋。猝遇外侮。無不同舟共濟。力禦顛危。及外侮幾去。則梟雄之性。勃然生爭權攘利之野心。以自固其地位。而黎氏其尤者也。當利議時。民軍頗佔優勝。有孫武者。勇於治事。長於戰才。同爲起義之元勛。時任武昌軍務部長。黎氏嫉其才。欲去之。而未得其當。遂詭使孫至漢口。勾當要公。孫去。比抵漢。黎氏一面囑張振武。蔣翊武。劉公等。聯合軍隊。一致驅孫。一面遣書於孫。詭告張等嫉惡之意。將於二月十一號舉事。孫得書大恐。匿居法租界。不敢越雷池一步。及期

黎復使張等示威。負鎗持械。詣軍務部。施以極猛烈之射擊。槍炮隆隆。聲震數里。事後并以實有其事。電告孫。孫遂不敢返。黎乃得位置其私人蔡濟民。繼軍務部長焉。

●何海鳴幾遭格殺

文豪何海鳴先生。於前清時代。曾主漢口大江報筆政。嗣爲瑞徵封禁。該報遂大江東去。及民國成立。何氏復至漢皋。重行發刊。與編輯凌大同君。讜論直言。譎諫時事。其時黎氏擁戴中央。對於世界趨勢。共和真義。茫然無知。何凌等皮裏陽秋。多所曉喻。深爲黎氏所嫉忌。乃無故發出緊急命令。嗾黃禎祥率隊二十人。赴漢捉何。就地正法。適何至武昌。晤一友人未返。未無所獲。僅拘其經理侯伯章去。然何得是耗。遂匿居友家不敢出。時武漢各報記者。與何素有感情。因偕往督署。要求黎氏收回成命。再四懇求。黎始允應。惟仍不許何君再任漢口。何君苟全性命。

急到申江。險些兒重興文字之獄矣。

●信用好殺之程漢卿

程漢卿名定遠。湖北黃岡縣葛店人也。躁妄寡學。儼然以東洋留學生自命。與黎有私誼。遂畀以鄂垣陸軍執法處處長。其人以察察爲明。且性極嗜殺人。以程屠戶呼之。民國元年十月。南湖馬隊兵變。黨從就獲者百數十人。發交執法處鞠訊。分別治以應得之罪。詎陳以黨首顧斌。顧開文。阮寶山等。立即正法外。餘則亦不分首從。一律宣布死刑。殊不知敵衣艸履。均來自田間者。徒以利得金錢。盲從附和。株連被累。良可惜已。

●勦法徇私有辱國體

伶界大王譚鑫培。由滬返京。車至天津。其時煙禁甚嚴。津浦鐵路車站。皆有委員。率同警察。搜查搭客行李。以防夾帶私土。譚素與阿芙蓉爲命。致烟具陳膏。爲委

員查獲。譚猶挾前清老供奉之氣。嗾僕從與委員持蠻。該委以其貌抗公令。遂執僕拘留。譚施展手段。亟電黎氏。捏詞聲訴。黎以與譚與鄉誼。不復細察。遽電飭天津禁烟局長。撤該委差使。釋譚僕。發還其烟具等物。事爲萬國禁烟會丁義華君所聞。謁見袁項城。詰其爲一伶人破壞法律。詞極嚴厲。而外報記載。亦頗有違言。項城不得已。隨申斥黎氏。又飭京師審檢廳拘譚按律嚴懲。始克了事云。

●累及無辜

清祚雖鼎革。而滿族中之暴烈份子。仍思帝制復活。於是私結宗社黨。陰謀進行。黨魁鉄良升允。密派黨徒。潛行到鄂。先是都督府。本暫設於閱馬廠諮議局。因漢陽失守。北軍以炮火隔江遙擊。致遭焚燬。及大局既定。遂遷入舊藩署。藩署在漢陽門內。當街市正衝。人烟極稠密。其左側青龍巷有某旅館。與軍府僅一垣之隔。宗社黨人。假寓該旅社。夜間由窗洞拋擲炸彈入署。轟燬房屋數幢。衛軍聞警。麇

集。見炸彈擲自旅館樓上。羣往拘人。比至。暴黨已逸。竟無所獲。僅餘行李及箱篋而已。黎氏乃令執館主人。追究黨徒所自來。館主烏從知若儕陰謀。不能對。因重創之。并封禁其營業。嗚呼。波及無辜。細民苦矣。

●蔽護不法師長

有師長季雨霖者。駐軍沙洋鎮。瞰該鎮富商陳致大饒於資。因藉籌劃軍餉爲名。勒派陳供給十萬元。否則軍士將肆行劫掠。陳以爲數甚鉅。一時恐難措齊。乃向季婉商。請寬以時日。季不可。遂執陳子爲質。限五日以金贖子。脫愆期則殺之。陳不得已。一面先繳半數。一面到省訴於軍府。黎氏受狀不理。轉致意於季。溫言勸慰。後清議嘩然。不得已撤季師長職。并以一部份之家產償陳。夫季之罪惡。上通於天。雖十死不足以蔽其辜者。而黎氏始而迴護。繼懼清議。僅去其職。大非平允之道也。

●檢廳受理軍界事之不滿

鄂軍第三師二營營長夏甲。最喜挾邪遊。曾與住居花堤之某少奶奶。結不解緣。某少奶奶向操秘密賣淫業。其托詞爲官眷者。蓋欲假是旂幟以立異。俾足歆動人之顧盼也。少奶奶素有舊好。亦軍界退職之官弁。自與夏甲燕好。流連忘返。致舊好難嘗禁嚮。怒甚。乃詭言其親夫。召集諸無賴捉姦。並繫之。訴諸地方檢察廳。廳長大怒。立咨會該師長。請撤消夏之軍籍。事爲黎氏所聞。殊不知司法權之獨立也。視夏爲軍界中人。檢廳不應越俎干預。時廳長某君。亦耿介不趨權要者。執不可。頗拂黎氏意。後黎氏即托故黜之。

●効忠袁氏

九江獨立。肇覺潯陽。徒以黎氏請中央派遣北兵南下。以致釀成南數省之戰事。浩劫重遭。言之心痛。當袁氏就臨時總統以來。凡南方各省。高据要津之重要人

物。爲彼所深嫉。後宋案發生。袁氏奸謀詭計。已爲國人所燭破。彼逆料臨時政府期限將滿。他日選舉正式總統時。恐以無圓滿之結果。不如爲先發制人計。遂結合黎氏。狼狽爲奸。先則排除異己。遍布袁家軍隊。以東南各省。湖北當京漢鐵路正衝。彼是以第一着即從此入手。一面囑黎氏以會勦白狼匪患爲由。請兵中央。以掩世人耳目。一面令王占元蕭安國率兵兩師。兼程進發。旋於武穴九江之間。南北兩軍構釁矣。民軍初未知黎氏之附和北方也。因使使說黎以大義。執意黎氏早得袁政府節制水陸軍隊之榮銜。方在効忠一切也。

●兵士強奸幼女

當南北兩軍。戰事風雲吃緊之際。鄂西一帶。如老河口樊城鄖陽等處。常見黎所部兵士。滋擾民間。肆行劫掠。日必數起。而黎氏置若罔聞。不加懲罰。致有強奸幼女之慘劇。時武昌北門外。青山鎮某姓之幼女。年才十三歲。在所居之屋左側澆

衣。忽來軍隊數人。恣意調笑。女故胆怯。不敢與語。急馳而歸。不料該兵士截其去路。強挾之人一松林內輪奸。女大聲呼救。當爲鄰舍所聞。結伴往援時。女已斃命。該兵士復持蠻行兇。各掣刺刃。刺傷鄉民二人。乃激動衆怒。鳴鑼召集數百人。當場將該兵士捉獲。知屬黎部。因送署請究。後黎僅以一紙官樣文章貼諸通衢而已。

●袁世凱之酬庸

袁世凱自戰勝後。異己者皆驅逐海外。而一般功狗。均分別酬庸。其中論功行賞。尤以黎氏不肯聯絡民黨爲最大。先由段祺瑞傳命。奉召晉京。黎氏聞訊大喜。立即首途。抵京站。已由袁氏預派阮忠樞梁士詒江朝宗等守候。歡迎逕入公府。後分截三海爲其私邸。又備專車送其眷屬到京。而從前故舊。如孫武饒漢祥等亦隨之至私邸中。一應供給。皆袁部署。服御飲食。與袁相埒。更派禁衛軍四十名執

役。并予以副總統之榮銜。年俸月得三萬元。黎氏感激零涕。何以爲報。因倩阮忠樞等作伐。願以幼女妻袁氏。庶出之十一子克慶。不復顧其名不正也。

● 慫恿裘治平呈請復辟

論者謂二次革命失敗後。袁氏卽有帝制自爲思想。每對人言曰。南方革命黨構釁。何嘗含有絲毫政治性質。簡直兒戲。想奪這個尊嚴無上之總統。因爲五年。便要另換一個。他們遂生了覬覦之心。這總統到底沒有皇帝靠得住云云。有裘治平者。與黎有葭莩誼。一日。黎晤裘。曾以袁語告之。裘默揣袁氏意。乃有復辟之呈請。在裘治平心理上。以爲媚袁之妙法。而黎氏傳語之功。亦不可沒也。

千金之裘垂涎三尺

袁以浙江都督朱瑞。當贛寧二次革命時。未肯附和民黨。遂特垂青睞。三年春。袁召朱瑞入京覲見。朱不惜重金。購製金絲猴元狐兩大衣獻袁。答其知遇。袁設盛

晏於公府中。邀朱飲。黎亦列席。是日降雪數尺。天氣極寒冽。津吐墮地成冰。袁卽着朱所獻之金絲猴外衣入座。時座客皆御極寶貴禦寒之服。惟黎則否。與狐裘者立。那得不恥。注視袁衣不稍瞬。袁亦會意。因語朱曰。汝盍再物色佳製貢宋卿也。朱唯唯。翌晨遂以元狐衣進。黎狂喜。親詣逆旅拜謝。於此可見其貪得矣。

●荒逸怠惰

黎氏日居二海私宅中。雖儼然領參謀總長。而不常到部。凡有文牘悉委諸次長陳宦。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惟以飲酒拈花爲事。所謂浸糟粕而妄稱名士。落烟花而誤認風流者非歟。况責職所在。詎可旁貸。甚矣哉荒逸怠惰也。

●譖章太炎爲文妖

贛寧戰事以後。袁氏益覺驕縱。故海內能文之士。多爲文以斥之。而餘姚章太炎先生。文章泰斗。所持論調。時散見於報章。黎與章有隙。因讒於袁。袁曰。太炎一文

弱書生耳。且夙患神經病。真卑卑不足道也。黎笑曰。公毋菲視彼也。大凡弄筆書生。成事則不足。敗事則有餘。彼挾其文字魔力。足以深入人之腦部。建設與破壞。悉視彼一言爲轉移。若乘其發揮。隱患真無已時。所謂有神經病者。彼蓋藉此以給人耳。袁卒不信。非然一者。一言實事。太炎岌岌乎危哉。

●世襲副總統之妄想

項城家天下之雄心。隱蓄已久。固亦路人皆知矣。曾有四川知事羅本持上書政府。推戴項城爲終身總統。袁留中不發。蓋儼然有世襲之思想。并遣親信某君。致意黃陂。謂大總統既得世襲。副總統當亦循例。黎氏聞之。距躍三百。雖不敢公然贊成。惟私心急盼其實現。故其後楊度等受項城意旨。發起籌安會。而袁之次子克文。獨持反對態度。特不敢直諫。因面謁黃陂。曆言乃父頓萌異志。且泣曰。果爾我族有滅門之禍矣。因要黃陂諫止之。孰意黃陂方以早存痴夢。終未進說項城。

僅虛與委蛇耳。并答以尊公堅毅異恆人。卽有勸阻。亦徒見口舌之爭云云。

● 賚賜武義親王

項城之帝制自爲。處處又行其掩耳逃鈴之計。一日語黎曰。好笑楊度孫毓筠等。忽然發起什麼籌安會。研究共和政體。是否適用於今之時代。我再三申斥。他們決計實行。我也沒有法子想。只好候他們研究定了。再責備他們不是。總之我年紀老了。精神又不濟。恨不早早卸掉總統職務。退隱林泉。這是我的素志。我是個明白人。還肯幹什麼皇帝麼。他們如果一意要強迫我幹。我便不辭而別走了。黎聞其語。亦知其僞。力言國民程度之幼稚。共和政體之不適用於中國。袁聞而大喜。翌日。賚賞爲武義親王之命令降矣。并手書武義親王邸匾額贈之。懸之冢門之內。

● 領銜勸進

民國罪人黎元洪

初黃陂滿存副總統世襲之奢望。後知事有未可。乃得一武義親王。月俸亦三萬金。求仁得仁。心無怨尤。故既受封典之後。一般嚴持正義之士夫。咸有函電致黎。責其毅然力辭。日必數通。黎不以爲意。以耳邊風當之。後竟領銜代表全鄂人民。列名勸進。京師各報。曾刊戴其勸進全文。大書特書曰。武義親王前副總統黎公之勸進。計長二千餘字。極典麗瑋黃之能事也。

●蔡松坡拂袖出京

當帝制正在興高采烈之時。忽霹靂一聲。滇南獨立之旂。巍然高豎。伊何人。力排衆議。建節高標。固皆知爲前督蔡松坡先生也。初先生屈處京師。罕與社會交際。時或縱情聲色。用自韞晦。惟與黎過從甚密。會帝制發生時。先生夤夜見黎。探其意見。黎游移其詞。未置可否。先生數陳大義。速其一同南下。協商對付方法。黎不允。且謂先生曰。項城真力彌滿。將廣兵多。大非易與。如癸丑之役。沿江瀕海各行

省。均次第獨立。項城遣派兵隊。血戰月餘。卽先後克復。今公無尺寸之土。而能用其赤手空拳。殊不知量也。先生作而言曰。君如不贊同者已耳。弗寒我胆。我有公理爲後盾。佇看我出京後之四十日。行有佳消息傳來。乃拂袖逕出。比設計去京師。未幾雲南獨立之音耗至矣。計其時果一月有餘。黎氏聞之。能無愧死。

●甘爲袁氏說項

屯駐川湘之北兵。與雲貴護法軍。屢戰屢北。袁欲召段祺瑞復長陸軍。且任以征滇總司令之職。因使黎風示之。段固反對帝制者也。聞而斥之曰。君亦辛亥共事之一人。何忍以諸先烈頭顱換得之共和。供一人一家之犧牲。且當辛癸之役。我曾號召北方將領。首先要求共和者。茲果欲出。爲問爾日又何必多此一舉乎。今可歸語項城。若能取消帝制。雲貴各省。再有不服從者。某願提一旅之師。大張撻伐。此際尙非某用命之時也。黎知言不可入。慚而退。

●有志未逮

項城取消洪憲以後。氣短心灰。屢與黎言。將辭退總統職位。尼其代行其事。黎歸私宅。因召親信諸人商之。有人曰。項城之言僞耳。公不可信之。且近日外交內患。相逼而來。元首一席。真不易措置。黎始恍然大悟。翌日又見袁。袁仍以此語給之。黎乃謝曰。願元首勉爲其難。某自度才力。實不能肩此重任。袁默然。

●良心發現

袁氏自知病不能起。於六月四日。召黎及徐東海入公府。逕詣臥榻之側。囑以家國大事。時袁沉昏甚劇。少選徐徐微甦。見黎徐執手哽咽曰。予殆將死矣。今邀二君來。有所囑託。余死後。國事宋卿主之。家事菊老主之。餘無他語。言已。淚泫泫下。良久又撫黎肩作顛戰之語曰。余縱橫天下。幾四十年。視滿清君臣暴黨匪徒如無物。不圖晚年誤聽人言。致余之一世英名掃地。又曰。我一身慣用權術牢籠人。

直至今日。竟墮入人之術中。是亦天之報施。昭昭不爽也。言次更哽咽不成聲。黎亦淚下。蓋兔死狐悲。良心發現時也。

●優禮帝制派

袁氏既死之後。黎即繼任大總統。先是一般帝制派。尙挾有偉大勢力。頗持反對態度。因陰謁徐段二公。力言不可。黎知之。立詣徐段處。力自剖白。并以優禮若輩爲交換條件。故黎就任後。各界請懲帝制罪魁。函電交馳。而民黨中人。亦請嚴加懲治。以謝國人。黎卒不從。且語人曰。人孰無過。若必尋瑕詆疵。則將無可用之人矣。轉予楊孫梁諸人以祿位。所謂大盜竊國者是也。

●慷公家之慨

瑞蚨祥者。京師代客採辦之唯一巨店也。自帝制發生時。該店承辦宮中御用品物。價值約在百萬金以外。皆由梁士詒經手。曾付半價。及袁死後。該店已將各物

置備完全。覓梁不得。遂輦而送往公府。並呈說帖一則。略謂商民承辦御物。雖領半價。而墊款甚鉅。今帝制取消。明知各物已成廢棄。祇以血本攸關。惟有呈送大總統驗收。准予得領全資云云。黎據前情。卽予照付。以大好帑銀。供此不名譽之耗費。且爲數甚鉅。在黎固落得慷他人之慨也。

●賊去捕賊

帝制爲禍。賊害國本。固非特騰笑鄰邦已焉。當時羣情憤激。僉擬置帝制六君子十三太保等罪魁於法。以爲天下後世戒。詎料黎氏徒逞私心。轉加優禮。如是國中人士。函電紛飛。期彰法典。惟時段總理對於黎氏放任主義。亦深致不滿。且聞有黎氏受賄之確息。於是迫於清議。萬不得已。乃有通緝八大罪魁之官樣文章發表。其實於命令未發表前。早已通知諸人。預先逃往津滬、青島各埠。故無壹人就逮。徒以掩天下人之耳目已耳。有某報以賊去捕賊譏之。確論也。

●釀禍復辟

懲辦帝制禍首之令既下。有梁楊孫等。悉隱匿於徐州張勳營中。張猶明樹旂幟。力任保護之責。爲充宗社黨之用。有迭次告黎者。謂少軒復辟之熱度甚熾。今復得諸無賴相聚。是爲虎傅翼。後患曷有已時。勸以武力解決。黎卒引爲不入耳之言。則其平時對於若輩。失之輕縱。已百喙無可辭其咎。而徐州會議。督軍團造反。黎復昧於先機。致張以調人資格。挾重兵入京。遂演此一齣驚天動地之怪劇。當時駐京使團。皆以黎氏貿然召張入京相責。乃黎氏猶以毫無稽核。毫不足信之張逆對他宣誓不幹之說。對答。抑何可哂也。

●欲以政權歸諸滿清

當張勳高豎復辟之旂幟。氣餒洶洶。大有不得干休之勢。黎氏深處白宮。徬徨無計。而宗社黨梁鼎芬等。咄咄逼人。要黎歸政。黎氏語以但願乞骸骨歸故里。以塗

餘年。絕對不敢把持。此總統位置。因擬即日以大政歸之滿清。惟時親信某君。曉以民情背向。大勢所趨。復辟斷不成事實。即欲歸政。如歸諸副總統馮國璋則可。歸諸溥儀則萬萬不可以。貽天下後世笑罵。黎氏從之。微某君言。又多一番波折矣。

逃入法國使館

復辟後。張勳派員詣公府。向黎索還三海地址。爲僞廷辦公之用。且限三日內。一律遷讓。黎大恐。於是挈眷及衆幕僚遁入東交民巷。寓法國公使館。論者謂辛亥宣統退位以後。三海地址。已爲我民所有。決非清室所能視爲個人私產。即使宣統果有僞詔。勒令遷居。亦不應遵辦。况張勳憑一介之使。而黎卽唯命是聽。此其胆小如鼷。而能勝以大任乎。

●租界不准衛兵

復辟事敗後。黎氏出走津門。故爲閒適。向人言曰。披閱報紙。及瀏覽羣書。并詣紫竹林研究佛經。然其重視性命之甚。莫與比倫。可見野心不死也。曾函致國務院。請派衛兵若干。來所在地點保護。當時國務院允之。惟黎宅在租界。恐違定章。因咨請領事可否通融。當覆不准所請。乃飭捕十數名。馳往駐紮梭巡云。

●私資建銅像

閱者諸君。曾見黃鶴樓下之銅像乎。伊何人。卽黎氏私資自建者也。而必假名鄂人。此著者深爲我鄂人之能含忍也。并有黃自強者。爲之贊曰。巍巍黎公。應天順人。乃文乃武。乃聖乃神。戎衣甫拭。世界簇新。共和同慶。專制成陳。千秋萬歲。海內風塵。拜公嘉賜。享公深仁。羣雄恣肆。越矩踰則。惟公淵衷。克光謙德。大公忘私。精誠愛國。志在和平。與民休息。吾誰與歸。悟然退抑。蔽聰塞明。岑寂自得。披道高深。伊奚可及。噫洋洋韻文。若黃自強者。可謂竭吹拍之能事矣。夫黎氏爲官數十年。

債事有餘。成事不足。戰功無可紀者。政績無可傳者。所謂過情之譽。本非對黎而言。惟黃鶴樓頭。烏容醜像。會當相約同人。去此污點也。

●復職時之威風

黎氏退職居津。非嘗有絕對不與聞政治之宣言乎。然野心不戢。徒見其欺世盜名耳。否則豈肯爲馮婦。而有復職之事乎。蓋黎氏貌雖鎮定。陰結軍閥。久欲得當以逞。乃卒能達其目的。於十一年六月十一日。由交部備十五輛花車。自津入京。於東站前。紮松柏牌坊。上書歡迎二字。并令各商號及住戶。懸掛國徽。夫以千百面五色之國旂。徒爲小人所利用。悲夫。并請直隸省長公署之保安隊隨護。各站侍衛鵠立清道戒備。噫威嚴擅作。何其甚也。

●儼然有總統制之野心

黎氏以法國國務會議分兩種。(甲)閣員會議。由大總統主席。大總統有發言權。

無表決權。總理及主管各部總長負責。每星期兩次。在總統府舉行。(乙)院務會。權由總理主席。所議皆次要案件。已爲章程規則所規定者。或甲部應行事件。關及乙部。須經院令取決者。會議無定。在國務院舉。遂有所藉口。實行其總統制之野心。後經多方攻擊。直揭陰謀。黎恐別起政潮。因不出席也。

●荒逸無度

黎氏復職之後。經緯萬端。急待處理。而黎氏悉以置之。日常率僕從。乘汽車赴前門外一帶遊玩。又或至中央公園。或城南遊園。留連竟日。樂此不疲。左右有以國事微諷之。輒怫然不悅。曰。深居大內。如受徒刑。余實不耐消受也。左右會意。乃遣人去津。勸其妻妾來京。以免寂寞焉。

●深處白宮

去歲徐世昌去位。曹大總統吳巡閱使等。以國統不可中斷。憲法尙未制成。堅請

黎氏進京踐位。完成憲法。不知黎氏假惺惺。蟄屋津門。其允進京。其實彼之總統熱。無日或已也。後經再三推轂。國民亦一致擁出。方始入京。原冀其能革新氣象。爲中華民國開一縷光明。乃進京後。唯一能事。大發官樣文章。通電宣言。洋洋大觀。然表面若此。暗中位置私人。盤屋要津。如饒漢祥。金永炎。李根源輩。皆豺狼成性者。把持要政。黎氏白宮深處。不聞不問。國事幾被三數人顛倒。噫。可勝言哉。

●第二次出走之原因

大總統本無任免官長之權。須經國務會議。決定後。方可蓋印。因我國採取內閣制也。黎氏則不然。事事獨斷獨行。例如崇文門稅務監督陶立。原係黎之私人。張紹曾內閣時。議決免職。以薛篤弼繼任。黎氏堅不允。蓋崇文門監督。係一好缺。歲入頗豐。將其私人免職。無利可圖也。卒至府院勃豁。張紹曾憤而去職。內閣瓦解。黎氏尙不悟。遂至軍警索餉。無人負責。人心惶惶。莫可爲計。黎氏至無可料措時。

又效前次復辟故智。一走了事。置國事於不顧。京師治安。幸賴曹巡帥等。致電軍警長官。切實維持。始免糜爛。嗚呼。黎氏以庇獲一私人。致演成空前之怪劇。可恨亦可殺也。

●運動在滬組織政府

黎氏既不顧國事。避走天津。亦當退思補過。不能調措政潮。裕如於在位時。是當及早懺悔。向國民謝罪。乃彼狼子野心。視國事如兒戲。臨走時。再下命令數道。誰也總理。誰也總長。然所任親信李根源之國務總理。終不克就職。徒貽笑於外人耳。乃又在津濫發通電。信口雌黃。不顧大體。勾結一部份不肖議員。聯絡安福派。思作困獸之鬥。再派饒李金等。到滬運動各方。重組政府。以遂其野心。嗚呼。黎氏以一人之進退。致欲牽動國本。實人類之公敵矣。

●舟到淞口之失望

黎氏在津。野心勃勃。無時勿已。會有一部份議員不良份子。在滬有所舉動。從事重組政府。以冀於中取利。黎氏聞此消息。色然以喜。先後派遣代表饒漢祥李根源輩。到滬有所接洽。後接饒李等電告。速其南下。彼表面尙豫猶。繼乃託病人東洋醫院。千方百計。託日人代包一輪。護送至滬。詭言至醫院治病。自津寓乘汽車與日人出。不至醫院。直駛至輪埠。託庇外人。作此勾當。聞化去十萬餘金。噫。造孽錢得來容易。化去亦正易易也。詎料輪抵吳淞口。歡迎者祇有自己親信饒李輩數人。黎見情形。始知受餽。即破口大罵李等。蓋黎氏預接電告。謂滬上合團體一致歡迎云云。乃不料有此情狀也。

●激賞坤伶

黎氏到滬後。知滬上空氣不佳。各團體皆紛紛致函相責。勸其不必到滬。重組政府。致將江蘇牽入政潮。詞正氣嚴。黎氏覩此情形。嗒然若喪。雄心埋沒。莫可如何。

遂宣言到滬養病。非有所舉動云云。顧黎氏雖潦倒若此。然淫慾之性。不減當年。先後至共舞台觀張文豔戲多次。跳一加官賞洋五十元。文豔固淫佚者。狐媚益甚。黎氏沉緬其中。不克自持。會其生日。大宴賓客。晚間將共舞台。月樓包廂。悉數包定。挾其姬妾賓朋等。歡呼雜沓。左擁右抱。顯盡醜態。會有女伶陳彩霞宴大登殿。彼大加贊許。竟賞洋五百元。噫。不圖我國大總統。有此卑行。宜其在位時。乾綱不振。一敗塗地也。

結論

凡以上所記。黎氏一身劣跡。雖其中不免有搜羅未盡之處。然即其事而論其人。則管中窺豹。可見一斑矣。嗚呼。自黎氏膺民國重任以來。凡所設施。每令人失望。更跡其行事。尤多軼出法律範圍以外者。而南北之橫生惡感。各督軍之畿輔稱兵。張康等之兒戲復辟。無一非黎氏措置失當。釀而成之者也。雖然。黎氏因風揚

柳。左右騎牆。坐視政潮。坐收成敗。遑論武昌起事之非出於本懷。即如袁皇帝則勅封武義親王。復辟時則錫封一等公爵。及其成也。則安富尊榮。樂收其利。及其敗也。則向人覩覩。巧爲飾辭。實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噫。不圖五色國徽之下。又有此長樂老第二其人乎。今者黎氏惡貫滿盈。自知中原無立足之地。故遯跡東瀛矣。從此妖氛掃盪。撥雲霧而見青天。此其時矣。所望各方協力同心。共抒國困。使我中華民國。漸底富強。使我小民。飽食共和幸福。則著者以其指斥黎氏者。將轉而頌禱諸公也已。

再 版 啓 事

拙著初版十萬冊書出旬日分贈一
空而各界遺書索閱者積案盈尺爲
特再版五萬冊繼續贈送以副愛閱
拙著之雅意即所以昭示夫己氏之
不良要亦海內同志所樂聞者乎

王大雄謹啓

三 版 啟 事

再版出書遠承南洋僑胞遺書索閱
需要既多拙於應付爰特立即飭工
三版惟版費一項需費過鉅因大加
刪節此書所存者僅十之一二耳然
于黎氏罪惡亦可窺見一斑矣尙乞
閱者諒之

王大雄再啓